

蒋复璁 梁实秋 编

徐志摩全集

第五卷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蒋复璁

梁实秋

编

徐志摩全集

第五卷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曼殊斐尔小说集 / 1

园会 / 3

毒药 / 18

巴克妈妈的行状 / 24

一杯茶 / 31

夜深时 / 38

幸福 / 44

一个理想的家庭 / 56

刮风 / 62

曼殊斐尔 / 67

《曼殊斐尔小说集》校勘表 / 79

赣第德 / 81

前言 / 82

译文 / 83

《赣第德》校勘表 / 179

玛丽玛丽 / 181

序 / 182

译文 / 184

《玛丽玛丽》校勘表 / 286



曼殊斐尔小说集

——翻译之二



徐志摩全集·第五卷

2

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
|〇〇|—4〇〇〇

實價七角

园 会

那天的天气果然是理想的。园会的天气，就是他们预定的，也没有再好的了。没有风，暖和，天上没有云点子。就是蓝天里盖着一层淡金色的雾纱，像是初夏有时的天气。那园丁天亮就起来，剪草，扫地，收拾个干净，草地和那种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顶的小花房儿，都闪闪的发亮着。还有那些玫瑰花，她们自个儿真像是懂得，到园会的人们也就只会得赏识玫瑰花儿，这是谁都认得的花儿。好几百，真是好几百，全在一夜里开了出来，那一丛绿绿的全低着头儿，像是天仙来拜会过它们似的。

他们早餐还没有吃完，工人们就来安那布篷子。

“娘，你看这篷子安在哪儿好？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，用不着问我。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么事都交给你们孩子们的了。忘了我是你们的娘。只当我是个请来的贵客就得。”

但是梅格总还不能去监督那些工人们。她没有吃早饭就洗了头发，她带着一块青的头巾坐在那里喝咖啡，潮的黑的发卷儿贴在她两边的脸上。玖思，那蝴蝶儿，每天下来总是穿着绸的里裙，披着日本的花衫子。

“还是你去吧，老腊，你是讲究美术的。”

老腊就飞了出去，手里还拿着她的一块牛油面包。

她就爱有了推头到屋子外面吃东西，她又是最爱安排事情的，她总以为她可以比谁都办得稳当些。

四个工人，脱了外褂子的，一块儿站在园里的道儿上。他们手里拿着支篷帐的杆子，一卷卷的帆布，背上挂着装工具的大口袋儿。他们的神气





很叫人注意的。老腊现在倒怪怨她自己还拿着那片牛油面包，可是又没有地方放，她又不能把它掷了。她脸上有点儿红，她走近他们的时候，可是她装出严厉的，甚至有点儿近视的样子。

“早安，”她说，学她娘的口气。但是这一声装得太可怕了，她自己都有点儿难为情，接着她就像个小女孩子口吃着说，“嘎——欧——你们来——是不是为那篷帐？”

“就是您哪，小姐，”身子最高的那个说，一个瘦瘦的，满脸斑点的高个儿，他掀动着他背上的大口袋，把他的草帽望后脑一推，望下来对着她笑。“就是为那个。”

他的笑那样的随便，那样的和气，老腊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。多么好的眼他有的是，小小的，可是那样的深蓝！她现在望着他的同伴，他们也在笑吟吟的。“放心，我们不咬人的。”他们的笑像在那儿说。工人们多么好呀！这早上又是多美呀！可是她不该提起早上，她得办她的公事。那篷帐。

“我说，把它放在那边百合花的草地上，怎么样呢？那边成不成？”

她伸着不拿牛油面包的那只手，点着那百合花的草地。他们转过身去，望着她点的那面。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儿，那高个子皱着眉头。

“我瞧不合式，”他说，“看的不够明亮。您瞧，要是个漫天帐子，”他转身向着老腊，还是他那随便的样子，“您得放着一个地基儿，您一看就会膨的一下打着您的眼，要是您懂我的话。”

这一下可是把老腊蒙住了一阵子，她想不清一个做工的该不该对她说那样的话，膨的一下打着你的眼。她可是很懂得。

“那边网球场的一个基角儿上呢？”她又出主意。“可是音乐队也得占一个基角儿。”

“唔。还有音乐队不是？”又一个工人说。他的脸是青青的。他的眼睛瞄着那网球场，神气看的怪难看的，他在想什么呢？

“就是一个很小的音乐队。”老腊缓缓的说。也许他不会多么的介意，要是音乐队是个小的。但是那高个儿的又打岔了。

“我说，小姐，那个地基儿合式。背着前面那些大树。那边儿。准

合式。”

背那些喀拉噶树。可是那些喀拉噶树得让遮住了。它们多么可爱，宽宽的，发亮的叶子，一球球的黄果子。它们像是你想象长在一个荒岛上的大树，高傲的，孤单的，对着太阳擎着它们的叶子，果子，冷静壮丽的神气。它们免不了让那篷帐遮住吗？

免不了。工人们已经扛起他们的杆子，向着那个地基儿去了。就是那高个儿的还没有走。他弯下身子去，捻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，把他的大拇指与点人指放在鼻子边，嗅吸了沾着的香气。老腊看了他那手势，把什么喀拉噶树全忘了，她就不懂得一个做工人会注意到那些个东西——爱拉芬特草的味儿。她认识的能有几个人会做这样的事。做工人多么异常的有意思呀，她心里想。为什么她就不能跟工人做朋友，强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们，伴她跳舞的，星期日晚上来吃晚饭的？他们准是合式的多。

坏处就在，她心里打算，一面那高个的工人正在一个信封的后背画什么东西，错处就在那些个可笑的阶级区别，枪毙或是绞死了那一点子就没有事儿了。就她自个儿说呢，她简直的想不着什么区别不区别。一点儿，一子儿都没有……现在木槌子打桩的声音已经来了。有人在那儿噓口调子，有人唱了出来，“你那儿合式不合式，玛代？”“玛代！”那要好的意思，那——那——她想表示她多么的快活，让那高个儿的明白她多么的随便，她多么的瞧不起蠢笨的习惯，老腊就拿起她手里的牛油面包来，狠劲的啃了一大口，一面她瞪着眼看她的小画。她觉得她真是个做工的女孩子似的。

“老腊老腊，你在哪儿？有电话，老腊！”一个声音从屋子里叫了出来。

“来——了！”她就燕子似的掠了去，穿草地，上道儿，上阶沿儿，穿走廊子，进门儿，在前厅里她的爹与老利正在刷他们的帽子，预备办事去。

“我说，老腊，”老利快快的说，“下半天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褂子，成不成？看看要收拾不要。”“算数，”她说。忽然她自个儿忍不住了。她跑到老利身边。把他小小的，快快的挤了一下。“嘎，我真爱茶会呀，你爱不爱？”老腊喘着气说。





“可——不是，”老利亲密的，孩子的口音说，他也拿他的妹妹挤了一下，把她轻轻的一推。“忙你的电话去，小姐。”

那电话。“对的，对的，对呀。开弟？早安，我的乖。来吃中饭？一定来，我的乖。当然好极了。没有东西，就是顶随便的便饭——就是面包壳儿，碎 Meringue-Shells 还有昨天剩下来的什么。是，这早上天气真好不是？等一等——别挂。娘在叫哪。”老腊坐了下来。

“什么，娘？听不着。”

薛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了下来。“告诉她还是戴她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。”

“娘说你还是戴你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，好。一点钟，再会。”

老腊放回了听筒，手臂望着脑袋背后一甩，深深的呼了一口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手臂又落了下来。“呼”，她叹了口气，快快的重复坐正了。她是静静的，听着。屋子里所有的门户像是全打得大开似的。满屋子只是轻的，快的脚步声，流动的口音。那扇绿布包着的门，通厨房那一带去的，不住的摆着，塞，塞的响。一会儿又听着一个长长的，气呼呼的怪响。那是他们在移动那笨重的钢琴，圆转脚儿擦着地板的声音。但是那空气！要是你静着听，难道那空气总是这样的？小小的，软弱的风在闹着玩儿，一会儿望着窗格子顶上冲了进来，一会儿带了门儿跑了出去。还有两小点儿的阳光也在那儿闹着玩，一点在墨水瓶上，一点在白银的照相架上。乖乖的小点子。尤其是在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。看的顶亲热的。一个小小的，热热的银星儿。她去亲吻它都成。

前门的小铃子丁的丁的响了，接着沙第印花布裙子窸窣的上楼梯。一个男子的口音在含糊的说话，沙第答话，不使劲的，“我不知道呀。等着。我来问问薛太太。”

“什么事，沙第？”老腊走进了前厅。

“为那卖花的，老腊小姐。”

不错，是的。那边，靠近门儿，一个宽大的浅盘子，里面满放着一盆盆的粉红百合花儿。就是一种花。就是百合——“肯那”百合，大的红的花朵儿，开得满满的，亮亮的，在鲜艳的，深红色花梗子上长着，简直像



有灵性的一样。

“嘎——嘎，沙第！”老腊说，带着小小的哭声似的。她蹲了下去，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炎里去取暖似的。她觉着它们是在她的手指上，在她的口唇上，在她的心窝里长着。

“错了，”她软音的说，“我们没有定要这么多的。沙第，去问娘去。”

但是正在这个当儿薛太太也过来了。

“不错的，”她静静的说。“是我定要的。这花儿多么可爱？”她挤紧着老腊的臂膀。“昨天我走过那家花铺子，我在窗子里看着了。我想我这一次总要买他一个痛快。园会不是一个很好的推头吗？”

“可是我以为你说过你不来管我们的事。”老腊说。沙第已经走了，送花来的小工还靠近他的手车站在门外。她伸出手臂去绕着她娘的项颈，轻轻的，很轻轻的，她咬着她娘的耳朵。

“我的乖孩子，你也不愿意有一个过分刻板的娘不是？别孩子气。挑花的又来了。”

他又拿进了很多的百合花，满满的又是一大盘儿。“一条边的放着，就在进门那儿，门框子的两面，劳驾，”薛太太说。“你看好不好，老腊？”

“好，真好，娘。”

在那客厅里，梅格，玖思，还有那好的小汉士，三个人好容易把那钢琴移好了。

“我说，把这柜子靠着墙，屋子里什么都搬走，除了椅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“成。”

“汉士，把这几个桌子搬到休息室里去，拿一把帚子进来把地毯上的桌腿子痕子扫了——等一等，汉士——”玖思就爱吩咐底下人，他们也爱听她。她那神气就像他们一块儿在唱戏似的。“要太太老腊小姐就上这儿来。”

“就是，玖思小姐。”

她又转身对梅格说话。“我要听听那琴今天成不成，回头下半天他们



也许要我唱。我们来试试那 *This Life Is Weary*。”

嘭！他！他！氏！他！那琴声突然很热烈的响了出来，玖思的面色都变了。她握紧了自己的手。她娘同老腊刚进来，她对她们望着。一脸的忧郁，一脸的奥妙。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。

一朵眼泪，一声叹气。

爱情也是要变——心的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
一朵眼泪，一声叹气。

爱情也是不久——长的，

时候到了……大家——回去！

但是她唱到“大家——回去，”的时候，虽则琴声格外的绝望了，她的脸上忽然泛出鲜明的，异常的不同情的笑容。

“我的嗓子成不成，妈妈？”她脸上亮着。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
希望来了，还是要死的。

一场梦景，一场惊醒。

但是现在沙第打断了她们。“什么事，沙第？”

“说是，太太，厨娘说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有没有？”

“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，沙第？”薛太太在梦里似的回响着。那些孩子一看她的脸就知道她没有小旗儿。

“我想想。”一会儿，她对沙第坚定的说，“告那厨娘等十分钟我就给她。”

沙第去了。

“我说，老腊，”她母亲快快的说，“跟我到休息间里来。旗子的几个名字我写在一张信封的后背。你来替我写了出来。梅格，马上去上楼去，把你头上那湿东西去了。玖思，你也马上去把衣服穿好了。听着了没有，孩子们，要不然回头你们爹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告诉？说是——玖思，你要到厨房里去，告那厨娘别着急，好不好？这早上我怕死了她。”



那张信封好容易在饭间里那摆钟背后找了出来。怎么的会在那儿，薛太太都想不着了。

“定是你们里面不知谁从我的手袋里偷了出来，我记得顶清楚的——奶酪几司同柠檬奶冻。写下了没有？”

“写了。”

“鸡子同——”薛太太把那张信封擎得远远的。“什么字，看的像是小老虫。不会是小老虫。不是？”

“青果，宝贝，”老腊说，回过头来望着。

“可不是，青果，对的。这两样东西并着念多怪呀。鸡子同青果。”

她们好容易把那几张旗子写完。老腊就拿着走到厨房去了。她见玖思正在那里平厨娘的着急，那厨娘可是一点儿也不怕人。

“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精巧的面包饼，”玖思乐疯了的口音说。“你说这儿一共有几种，厨娘？十五对不对？”

“十五，玖思小姐。”

“好，厨娘，我恭喜你。”

厨娘手里拿着切面包饼的长刀，抹下了桌上的碎粉屑儿，开了一张嘴尽笑。

“高德铺子里的来了。”沙第喊着，从伙食房里走出来。她看见那人在窗子外面走过。

这就是说奶油松饼来了。高德那家店铺，就是做奶油松饼出名。有了他们的，谁都不愿意自己在家做。

“去拿进来放在桌子上吧，姑娘。”厨娘吩咐。

沙第去拿了进来，又去了。老腊与玖思当然是太长大了，不会得认真的见了奶油什么就上劲。可是她们也就忍不住同声的赞美，说这松饼做得真可爱呀。太美了。厨娘动手拾掇，摇下了多余的糖冰。

“一见这些个松饼儿，像是你一辈子的茶会全回来了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老腊说。

“许有的事，”讲究实际的玖思说，她从不想到从前去的“它们看得这样美丽的轻巧，羽毛似的，我说。”

“一人拿一个吧，我的乖乖，”厨娘说，她那快乐的口音。“你的妈不



会知道的。”

这哪儿成。想想，才吃早饭，就吃奶油松饼。一想着都叫人难受。可是要不了两分钟，玖思与老腊都在舐她们的手指儿了，她们那得意的，心里快活的神气，一看就知道她们是才吃了新鲜奶油的。

“我们到园里去，从后门出去，”老腊出主意。“我要去看看工人们的篷帐怎么样了。那工人们真有意思。”

但是后门的道儿，让厨娘，沙第，高德铺子里的伙计，小汉士几个人拦住了。

出了事了。

“格——格——格——”厨娘咯咯的叫着，像一只吓慌了的母鸡。沙第的一只手抓紧了她的下巴，像是牙痛似的。小汉士的脸子像螺旋似的皱着，摸不清头脑。就是高德铺子里来的伙计看是自己儿得意似的，这故事是他讲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出了大乱了，”厨娘说，“一个男子死了。”

“一个男子死了！哪儿？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？”

但是那店伙计可不愿意现鲜鲜的新闻，让人家当着他面抢着讲。

“知道那些个小屋子就在这儿下去的，小姐？”知道？当然她知道。“得，有个年轻的住在那儿，名字叫司考脱，赶大车儿的。他的马见了那平道儿的机器，今天早上在霍克路的基角儿上，他那马见了就发傻，一个斛斗就把他掷了下去，掷在他脑袋的后背。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！”老腊瞪着眼望着那伙计。

“他们把他捡起来的时候就死了，”那伙计讲得更起劲了。“我来的时候正碰着他们把那尸体抬回家去。”他对着厨娘说，“他剩下一个妻子，五个小的。”

“玖思，这儿来。”她一把拉住了她妹子的衣袖，牵着她穿过了厨房，到绿布门的那一面。她停下了，靠在门边。“玖思！”她说，吓坏了的，“这怎么办，我们有什么法子把什么事都停了昵？”

“什么事都停了，老腊！”玖思骇然的说。“这怎么讲？”

“把园会停了，当然。”玖思为什么要装假？



但是玖思反而更糊涂了。“把园会停了？老腊我的乖别那么傻。当然我们不干这样的事。也没有人想我们这么办。别太过分儿了。”

“可是现鲜鲜的有人死在我们的大门外，我们怎么能举行园会呢？”

这话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因为那些小屋子有它们自个儿的一条小巷，在她们家一直斜下去的那条街的尽头。中间还隔着一条顶宽的大路哪。不错，它们是太贴近一点。那些小屋子看的真让人眼痛，它们就不应该在这一带的附近。就是几间小小的烂房子，画成朱古律老黄色的。它们的背后园里也就是菜梗子，瘦小的母鸡子，红茄的罐子。它们烟囱里冒出来的烟，先就是寒伧。烂布似的，烂片似的小烟卷儿，哪儿比得上薛家的烟囱里出来的，那样大片的，银色的羽毛，在天空里荡着。洗衣服的妇人们住在那条小巷里，还有扫烟囱的，一个补鞋的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他的门前满挂着小雀笼子。孩子们又是成群的。薛家的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是一步也不准上那儿去的，怕的是他们学下流话，沾染他们下流的脾气。但是自从他们长成了，老腊同老利有时也穿着那道儿走。又肮脏，又讨厌。他们走过都觉得难受。可是一个人什么地方都得去，什么事情都得亲眼看。他们就是这样的走过了。

“你只要想想我们的音乐队一动手，叫那苦恼的妇人怎么的受得住！”老腊说。

“嘎，老腊！”玖思现在认真的着恼了。“要是每次有人碰着了意外，你的音乐队就得停起来，你的一辈子也就够受了。我也是比你一样的难过。我也是一样的软心肠的。”她的眼睛发狠了。她那钉着她的姊姊的神气，就像是她们小时候打架的样子。“你这样的感情作用也救不活一个做工的酒鬼，”她软软的说。

“酒鬼！谁说他是酒醉！”老腊也发狠的对着玖思。“我马上就进去告诉娘去。”她说，正像她从前每次闹翻了说的话。

“请，我的乖。”玖思甜着口音说。

“娘呀，我可以到你的房里吗？”老腊手持着那大的玻璃门拳儿。

“来吧，孩子。唉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的你脸上红红的？”薛太太从她的镜台边转了过来。她正在试她的新帽子。

“娘，有一个人摔死了。”老腊开头说。



“不是在我们的园里？”她娘就打岔。

“不，不！”

“嘎，你真是吓了我一跳。”薛太太叹了口气，放心了，拿下了她的大帽子，放在她的膝腿上。

“可是你听我说，娘，”老腊说。她把这可怕的故事讲了，气都喘不过来。“当然，我们不能开茶会了不是，”她恳求的说。“音乐队，什么人都快到了。他们听得到的，娘，他们差不多是紧邻！”

她娘的态度竟是同玖思方才一样，老腊真骇然了！竟是更难受因为她看是好玩似的。她竟没有把老腊认真。

“但是，我的好孩子，你得应用你的常识。这无非是偶然的，我们听着了那回事。要是那边有人生病了——我就不懂得他们挤在那些脏死的小窠儿里，怎么的活法——我们还不一样的开我们的茶会不是？”

老腊只好回答说“是的”，可是她心里想这是全错的。她在她娘的沙发椅上坐了下来，捻着那椅垫的绺边。

“娘，这不是我们真的连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了吗？”

“乖孩子！”薛太太站起身走过来了，拿着那帽子。老腊来不及拦阻，她已经把那帽子套在她的头上。“我的孩子！”她娘说，“这帽子是你的。天生是你的。这帽子我戴太嫌年轻了，我从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一张画似的。你自己看看。”她就拿着手镜要她看。

“可是，娘。”老腊又起了一个头。她不能看她自己，她把身子转了过去。

这一来薛太太可也忍不住了，就像方才玖思忍不住了一样。

“你这是太离奇了，老腊，”她冷冷的说。“像他们那样人家也不想我们牺牲什么。况且像你这样要什么人都不乐意，也不见怎样的发善心不是？”

“我不懂。”老腊说，她快快的走了出去，进了她自己的卧房。在那里，很是无意的，她最先见着的，就是镜子里的一个可爱的姑娘，戴着她那黑帽子金小花儿装边的，还有一条长的黑丝绒带子。她从没有想着过她能有这样的好看。娘是对的？她想。现在她竟是希望娘是对的。我不是太过分吗？许是太过分了。就是一转瞬间，她又见着了那可怜的妇人同她



的小孩子，她男人的尸体抬到屋子里去。但这都是模糊的，不真切的，像新闻纸上的图画似的。等茶会过了我再想着吧，她定主意了。这像是最妥当的办法了……

中饭吃过一点半。两点半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这场闹了。穿绿褂子的音乐队已经到了，在那网球场的基角儿上落坐了。

“我的乖！”开第，梅得伦娇音的说，“可不是他们太像青蛤蟆？你们应该让他们围着那小池子蹲着，让那领班的站在池中间一张花叶子上。”

老利也到了，一路招呼着进去换衣服了。一见着他，老腊又想起那件祸事了。她要告诉他。如其老利也同其余的见解一样，这就不用说一定是不错的了。她跟着他进了前厅。

“老利！”

“唉！”他已经是半扶梯，但是他转身来见了老腊，他就鼓起了他的腮帮子，睁着大眼睛望着她。“我说，老腊！你叫我眼都看花了，”老利说，“多，多漂亮的帽子！”

老腊轻轻的说“真的吗？”仰着头对老利笑着，到底还是没有告诉他。

不多一会见客人像水一般来了。音乐队动手了，雇来的听差忙着从屋子跑到篷帐里去。随你向那儿望，总有一对对的在缓缓的走着，弯着身子看花，打招呼，在草地上过去。客人们像是美丽的鸟雀儿，在这下半天停在薛家的园子里，顺路到——那儿呢？啊，多快活呀，碰着的全是快活人，握着手，贴着脸子，对着眼睛笑。

“老腊乖乖，你多美呀！”

“你的帽子多合式呀，孩子！”

“老腊，你样子顶像西班牙美人，我从没有见你这样漂亮过。”

老腊抖擞着，也就软软的回答，“你喝了茶没有？来点儿冰吧。今天的果子冰倒真是别致的。”她跑到她爹那里去，求着他，“好爹爹，音乐队让他们喝点儿水吧？”

这圆满的下午渐渐的成熟了，渐渐的衰谢了，渐渐的花瓣儿全闭着了。

“再没有更满意的园会……” “大，大成功……” “真要算是最，最……”